

求真理 说真话 情真意切 人真做

ZHENSHENGYINCONGSHI

ZHENSHENGYINCONGSHI

ZHENSHENGYINCONGSHI

真
声
音

丛书

刘洪波

著



苍蝇^的光荣

黄河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1999年11月



劉錦波

蒼蠅的光榮

真声音丛书

苍蝇的光荣

刘洪波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耀武
封面设计 张振刚
版式设计 胡耀武

真声音丛书

书 名 苍蝇的光荣

著 者 刘洪波

出版者 黄河出版社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发行者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152 - 101 - 3/I · 023

定 价 13.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差错 厂方调换

序言

◎邵燕祥

在新一代的出色的杂文作者身上，看不到那种“口欲言而噤嚅”的可怜相了。

能够议论风生，谈笑风生，显示了一种思想的优势，洞察的优势，乃至人格的自觉，道义の自觉。

面对社会上不同层次的假、恶、丑，却不停留于情绪化的表达，而将义愤上升为理性的驳论，但笔端又能饱蘸感情，往往化为嬉笑怒骂；既不同于干巴巴的讲道理，也不同于一笑了之的逗乐的噱头；这就是杂文写作中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境界。

风生，风生，生的什么风？

今天，此刻，窗外，风过处，风气中的悬浮粒子被刮得无影无踪，还我们一片澄明的蓝天。

在社会生活里，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希望将邪气浊尘一扫而空，这是虽善良而失之简单的奢望。对杂文的作用期望过高更是一定会失望的。然而杂文中的议论或笑谈，如果有助于澄清蒙蔽思想的沙尘，使我们心中呈现理性的蓝天，不是就大堪告慰了吗？

相形之下，那些“口欲言而噤嚅”的文字自然可怜，而有些强词夺理或扭捏作态，企望障人耳目或想要把水搅浑的文字，则是可恶了。

我羡慕议论风生、谈笑风生的杂文，可以说有志于此久矣。每看到无论比我年长或比我年轻的作者之有如高屋建瓴，挥洒自如的文字，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不亦快哉”之感。

“真声音”丛书的六位作者吴非、张心阳、朱铁志、杨庆春、刘洪波、潘多拉，都比我年轻，比我“冲”。读他们的杂文，多数让人感到痛快。痛快痛快，痛而后快，非不痛不痒之作可比也，不亦快哉！

出色的杂文作者越来越多，成方阵地涌现，使假冒伪劣的所谓杂文无所遁形，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1999年2月于北京

废话的力量

(代前言)

人一辈子，不免要说很多话的，其中当以废话居多。

莫道废话无益，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就靠废话维持，废话就像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例如两个人，说熟不熟，说生不生，在路上遇见，自然要打招呼，啊呀哦哈地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既不涉及隐私，也不刺激神经，你问“近来好”，我答“都一般”，如此等等。这些话，说不上有什么实际内容，但不说也是不行的。

一个说废话在行的人，往往享用不尽。见谁都能找出恰当的废话去搭讪，给人特别友善的印象，不仅有趣味，还好像有着更多的爱心，因为平时润滑了周遭人等，急时便能派上用场。有人平时见了人，尤其是领导，必然赶上三十步去问好，尊称递个不休，满嘴跑着废话，结果官运亨通，连跳几级。有志于发达的人士，不可不识此秘。

惭愧的是，我这个人向在生活中向来不善于废话。即便与人搭讪，问天气好，近来好，吃过没等等，也实在没有演绎成万语千言的能力，一句就是一句，问完了就完，结果更多的时间没有声音将空气震动，双双尴尬不已。因为讲究谈话要有意义，有内容，结果反倒是在更多的时候，连谈话这种形式都维持不下去。我平生最怕与半生不熟的人处在同一空间。

但毕竟还是要说话的。朋友之间的闲聊，一扯一通宵，当

然畅意,但更多的时候,只能借助于纸笔,把觉得有些内容的话写下来,发出去,指望有人能够听到。现在这本册子,就是这些话的集结。

册子里的文章,大多写于1997年至1998年之间。这两年里,有一度我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发表文章颇为困难。1996年我在新华社办的一家刊物上发表杂文,说看《廊桥遗梦》不必拿“参加重要活动”的架势,结果有人对号:“吃我们的饭,拿我们的工资,还骂我们。”1997年,我在自己的城市就不好发表文章了,而且似乎连工资是否拿得下去都不无疑问。所幸中国不等于一个城市,所幸我所在的单位能“治病救人”,所以我的废话还能继续说,工资还能继续拿。到了1997年底,人易事异,这种境况终于转变过来。

结集的时候再来看这些话,自觉有些脸红,当初写作时是觉得不无内容和意思的,现在看来,却仍然不过是废话而已。

说这些东西是废话,是因为这些文字里面所有的意思,都似乎有人已经说过了,而且还将有人不断说下去。古往今来,贤人哲士无数,哪一种道理不曾有人道及?就连计算机所用的语言、所用的道理,据考证都已由吾祖吾宗说过了的,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易,都几千年了,哪有什么新鲜?至于世俗人情之中的道理,就更是没有一日不被人说着,光名人名言就背不过来。

可以证明册子里所说的尽是废话的另一征象,是册子里所说的事情,不仅在变换时间地点和主角地出现,而且今后也未必不继续“推陈出新”。世上的事情,就算是最最顶用的人发话,也不见得就全管用。作为一个写字的人,自然

更不敢存“一字千钧”之想。从这个方面看，杂文归根结蒂属于一种废话，也是势所必至的了。我于是减轻了几分愧怍。

想想写杂文以来的经历，我深感即便说说废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废话与废话大不相同。有些废话，是有趣的人际润滑油，虽然话本身没有力度，但似乎唯有“加大力度”地说，才更便于发挥润滑的效用。另一些废话，就像机件缺少润滑，一动就兴许碰出火来。幸乎不幸乎，杂文属于后一种。这种废话，要说有什么力量，分明见不到谁喊疼；可要说没有什么力量，又分明见到有人叫“停止”。

杂文，作为一种废话，就在这无力与有力之间生存。

作者

1999年3月于武汉

目 录

序 言	邵燕祥〔1〕
废话的力量(代前言)	作 者〔1〕

· 时事偶感 ·

狗事翻新	〔3〕
诈骗新领域	〔6〕
城市人的城市	〔9〕
习惯性“办砸”	〔12〕
贫困的富饶	〔15〕
也发一点深思	〔18〕
罚款财政	〔21〕
“用人”一怪	〔24〕
提前量	〔27〕
真正“老板”	〔30〕
社会保障保了谁	〔33〕
新概念汉语	〔36〕
警匪一身	〔39〕
制度谜团	〔42〕
信口开“估”	〔45〕
研究“研究研究”	〔48〕
“特事特办”	〔51〕
比追星可怕千倍	〔54〕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官人的“平衡点”	[57]
恶意用权	[60]
“脾气”的功能	[63]
零风险栽赃	[66]
假戏穿头之日	[69]
官场传奇	[72]

· 人间杂思 ·

道德表演	[77]
自身的隔膜	[80]
“投资”引	[83]
还有一“拍”	[86]
趋势预测	[89]
“好事”成灾	[91]
人命与乌纱	[94]
“问心”术	[97]
“觉悟”观	[100]
精神的鸡血针	[103]
持 证	[106]
职位有价	[109]
歪理正说	[112]
考察……报告	[115]
“爱心”虐杀	[118]
土眼看隐私	[121]
何为“糖衣炮弹”	[124]
被领导艺术	[127]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感叹什么	[130]
宽容的真谛	[133]
后鬼话时代	[136]
人是什么?	[139]
想起万花筒	[142]
对比与自炫	[145]
人生父母养	[148]
哀烈女	[151]
立场问题	[154]

· 俗人看雅 ·

名人传	[159]
学者的单纯	[161]
学与用	[164]
认错难	[166]
文坛讼事旁观	[169]
康胡职称问题猜想	[172]
摇头话	[175]
晚说克隆	[177]
谁来编“辞流”	[180]
术语之病	[183]
敢想的作家	[186]
无谓的热闹	[188]
传媒的痛苦	[191]
育人法三叹	[194]
蒙眼法	[197]

目

录

真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表现主义”	[200]
某种“新儒家”	[203]
意味深长“一竿子”	[206]
千岁忧	[209]
所谓“知识经济”	[212]
八股时文	[215]
无法气定神闲	[218]

· 村夫述异 ·

可判可不判	[223]
无所不在的印记	[226]
苍蝇的光荣	[229]
考好汉	[232]
奴君子	[235]
两种不肖子孙	[238]
可歌与可泣	[241]
符咒的现代化	[244]
历史的一种用途	[247]
一个乐观的误会	[250]
方法姓氏学	[253]
现代化的人治	[256]
孝 治	[259]
圈子论	[262]
有个特殊的村庄	[265]
误国主义	[268]
民主何曾反科学	[271]

ZHEN SHENG YIN CONG SHU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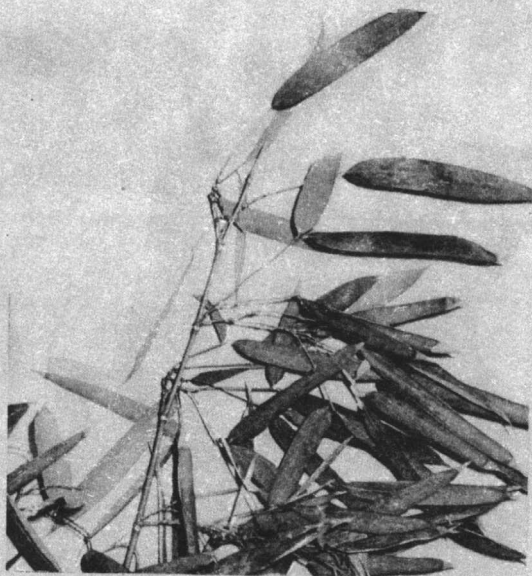
录

皇帝来哉	[274]
别一种增广见闻	[277]
数字时代	[280]
快乐之源	[283]
讨“割礼议”檄	[286]
预言的“导向”	[289]
不肯称功	[292]
登天之后	[295]
无聊游戏	[298]
经不起推敲	[301]
时间玄想	[304]

真

时事偶感

SHISHI OUGAN



这宗狗事当然不可谓大，但“杨乃武与小白菜”也并非什么大事，却成了一大公案，只是因为那小案子映射了大景观。

狗事翻新

在人的世界里，偏偏狗的新闻层出不穷。

近一些年来，听说过西南某县农民因打死“干部家的狗”而被迫披麻戴孝的故事，比俄罗斯木匠打了“将军家的狗”还要悲惨；又听说了长沙某厂承包人用狼狗治理工厂秩序的新闻；加上曾经闹过一阵的“狗价三十万”的“盛事”，使我知道西方人所认识的“人咬狗才是新闻”断非真理，谁说狗咬人就一定算不上新闻呢！何况价值三十万的狗是连人没有咬过的，照样成了新闻的主角。

前时又看到一篇报道，叫《青田狗案》，证明狗新闻“层出不穷”完全有它的道理，因为世事的演变确实可以给狗事附着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使狗新闻呈现“后浪推前浪”的阵势，一点不显得重复。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将曲曲折折的青田狗案粗粗道来。

1994年7月15日，浙江青田老农徐志张与小农徐炳仕（老农之子）发现自家地里有一只狗奄奄一息，就牵回家中，未几狗命归天。次日人称“老虎”（一供销社承包人）的吴志平带着四个人打上门来，当即砸墙毁灶，扬言